

# 一隻母鹿的誕生

——專題製作作品集

108-2

陳思婷

指導老師：李依倩老師

# 目錄

序言.....	0 2
---------	-----

## 專題製作類

〈論日本動畫《蜂蜜幸運草》中的意識流手法〉 .....	0 4
〈淺論言叔夏散文《白馬走過天亮》中的房間意象〉 .....	1 4

## 創作類

〈後來〉 .....	2 0
〈黑〉 .....	2 1
〈失眠與轉圈〉 .....	2 2
〈回望〉 .....	2 3
〈我的情人和你的貓〉 .....	2 5

# 序言

「寫作的喜悅。保存的力量。人類之手的復仇。」——辛波絲卡〈寫作的喜悅〉

創作，是寫作者對於生的反思，對世界的體會。辛波絲卡在〈寫作的喜悅〉一詩中以母鹿的意象，呈現創作者在紙上創造了各種事物，寫作的過程無疑是喜悅的，在書寫的當下，一匹一匹的鹿由我們創造，寫作者如同造物主，是得以對抗上帝的存在。而文字的產生，其中所蘊含的皆是可改變世人、改變社會的力量。寫作是創造、是力量、是喜悅，因此我以辛波絲卡詩中母鹿的意象作為作品集的標題，表達創作之於我的重要性。

進入東華的華文系後，創作和文學佔據了我生命中很大一部分，對於各種文類有了更進一層的接觸。東華華文系的許多學長姐在詩的成就上頗負盛名，就連身邊的朋友有絕大部分對於詩的文類極為擅長，然而詩一直是我恐懼不敢嘗試的文類。修習張寶云老師的「現代華文詩選讀」，循序漸進的理解詩的結構、詩特有的語言，也創作出三首詩，分別是〈後來〉、〈黑〉、〈失眠與轉圈〉。

〈後來〉的誕生是意料之外的事，起初想寫成一篇小品文，寫著寫著發現可以發展成詩的形式，便嘗試寫成一首詩的樣貌。第二首〈黑〉是拼湊有關失去光線的事，當時失去腳踏車後必須走路前往任何一處，恐懼黑暗的我，在晚上的校園走路逐漸習慣看不清前方的未知感，比起克服黑暗，更享受於在黑暗中的寧靜，便以此詩紀念那種沉靜。〈失眠與轉圈〉寫於深夜。深夜時刻便會有許多往事浮上心頭，失眠的時候就寫詩、觀察室友睡覺的模樣、想念遠方的人們，雖然只是靜靜地坐在一盞燈下，腦海的活動仍不止息，彷彿舞者不斷地轉圈，這首詩便是紀錄這樣的時刻。

待在東華將近三年的時間，從原本種種的不適應，如今已經熟悉花蓮的獨有的時間感。相比故鄉舒適的天氣，花蓮多雨潮濕，突然的大雨總是讓人措手不及，困在一棟棟的建築中，散文〈回望〉便是寫於這樣的天氣。當時因修習張寶云老師的「文學概論」課程，嘗試將理論融合創作，使用「詮釋學」的五層辯證理論理解文本。而五層辯證分為實調、意調、蘊調、當調和必調，根據文本的內含涵再創造一篇文章，〈回望〉即是以言叔夏〈袋蟲〉的「自身的孤寂」核心再延伸、創作。而小說〈我的情人和你的貓〉則是發想於一張教室黑板與天花板連接的照片。我嘗試做出可以看見這畫面的動作，試想若有這樣的

視角，肯定是思緒已飛到遠處，思考其餘的事物或回憶吧！因此便以這樣的思維創作一則思念的故事。

華文系可說是學術與創作並重的科系，除了上述的創作外，作品集中有兩篇小論文，分別是〈淺論言叔夏散文《白馬走過天亮》中的房間意象〉和〈論日本動畫《蜂蜜幸運草》中的意識流手法〉。在黃宗潔老師「當代文學史暨基礎閱讀」的課堂上，我們認識 1945 以後的文學演變，我也選擇近代的新生代作家言叔夏為研究對象。她的文字精煉，經常使用跳躍的意象，像是白馬、象、貓等，而我則探討他散文中的「房間」意象。言叔夏的第一本散文集《白馬走過天亮》，其中許多篇文章皆提到自己的房間，無論是童年時期和妹妹一起睡覺的房間，還是離家求學租賃的潮濕地下室房間，從文章中皆能看出房間之於她那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從她敘述的生長經驗做連結，便能察覺為何房間總是出現，而房間的意象又與自身心理的欠缺環環相扣。

第二篇小論文則是因修習魏貽君老師的「文學與藝術思潮」課程所寫。文藝思潮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現象，不難看出社會與文學兩者緊密的關係，從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柏拉圖到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看似與文學不相關的領域，都是分析文學作品的重要理論。經過文藝復興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等，輪到現代主義接棒，成為流行好幾年的文學思潮。現代主義文學下又分為好幾種支派，這些文學手法流傳至今依然許多人使用與喜愛，因此喜愛動畫的我選擇日本動畫《蜂蜜幸運草》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的意識流手法。

《蜂蜜幸運草》動畫由漫畫改編，作者為羽海野千花，她擅長刻畫人物細膩的心理變化，用畫面呈現心理的變動，《蜂蜜幸運草》即是用這種手法帶出主角竹本的成長。以影視當研究題材在書寫上成了浩大的工程，全劇共三十六集，豐富的內心獨白必須一字一字的抄寫，才能進行畫面與內心獨白之間關連的分析。影視的意識流畫面也是重點，為此，書寫過程中需將提及的片段截圖，這兩項成為這篇小論文最費力又耗時的工作，然而我也從中獲得巨大的成就感，回想好幾個無法睡眠的夜晚，感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無論是創作，抑或是小論文，每一次的書寫都讓我感覺更充實了些，看起來緩慢，但檢視這些成果，會發現自己還是向前邁進，我想，這就是「寫作的喜悅」。

# 論日本動畫《蜂蜜幸運草》中的意識 流手法

## 壹、前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類開始思考存在的意義與本質，於是當時的文藝界瀰漫一種悲觀主義和非理性的氛圍，文學作品也不再強調傳統敘事來聯繫或幫故事轉場，而是開始強調角色之間的對話、內心敘事等，藉以顯現出內心思考的流動感，意識流成為現代主義的一種敘事手法。

隨著時代的進步，影視產業更為發達，意識流的敘事手法也不再只限於小說，電影、音樂甚至照片都能活用意識流手法。而此篇我將以日本動畫《蜂蜜幸運草》分析其中的意識流手法，再以此部動畫觀看影視中的意識流能展現出的優勢及劣勢。

## 貳、作者簡介

羽海野千花為日本女性漫畫家，從東京都立工藝高等學校設計科畢業，高中時就以漫畫家身分出道，畢業後則前往設計公司就業，從事插畫和設計工作，其中曾二次創作《灌籃高手》和高村薰的作品，即同人作品。

投入專職漫畫創作的羽海野千花，隨後 2000 年也推出以美術大學為背景代表作《蜂蜜幸運草》（又譯為《蜂蜜與四葉草》），雖然被改編成動畫、電影等，在改編領域獲得不錯的成績，但漫畫本身在雜誌的連載上遭遇雜誌停刊的突發事件，因此此作先後輾轉於三本雜誌之間，於 2006 年年中結束連載，總共發行十本單行本，此次討論的動畫共推出兩季，總共 36 集。

而羽海野千花在 2007 年也開始連載人氣大作《三月的獅子》，其標題出自英國諺語「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and goes out like a lamb」，內容描述 17 歲的學生將棋棋士桐山零因失去家人，縱然孤獨也只能靠著將棋維生的故事。此作同《蜂蜜幸運草》一樣，均有多項改編作品，電影、動畫等。

不論是哪部作品，羽海野千花都擅長刻劃人物細膩的心理，作品經常以意識流的手法呈現，藉此推動劇情。

## 參、作品中的意識流

動畫《蜂蜜幸運草》為 2005 改編自羽海野千花同名原作，內容以五個濱田山美術大學的學生——竹本祐太、花本葉久美、森田忍、真山巧和山田亞由美為主角，其中以竹本祐太為最主要描寫對象。羽海野千花以意識流手法呈現這五人之間複雜的感情，從這縱橫交錯的情感關係學習到許多人生的道理，藉此成長。而「參、作品中的意識流」這一部分則是以意識流理論分析其手法了解這部作品。

### 一、苦澀的成長——內心獨白

意識流作品中大概最常使用的便是內心獨白這一手法，內心獨白著重在敘述一個人的心理思維及意識的流動，假定並無旁人傾聽的時候將自己內心的想法敘述出來，而內心獨白又分為「直接內心獨白」和「間接內心獨白」。直接內心獨白是人物以第一人稱表達出自己的感受、想法，皆屬於人物自己的思維與意識，並不會有作者的說明與陳述。間接內心獨白則是作者利用第三人稱的敘述法，訴說人物的心理狀態，像是為讀者做解說，這樣的敘述方式相對起來較為客觀且連貫。

《蜂蜜幸運草》中使用相當多的內心獨白，皆是以「直接內心獨白」的方式呈現幾位角色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調度。而竹本祐太為本作最核心的人物，作品中大多都是竹本的內心獨白，而動畫即以竹本的內心獨白作為開場，此篇淺析也將焦點放在竹本身上。

「六疊，無浴室，到大學步行需十分鐘，已建 25 年，房租三萬八千日圓，牆壁很薄，隔音很差，房客均為學生，房間朝向是朝陽炫目的東方。去年我考上美大，來到東京，為學校周圍盡是農田而吃驚，為自己做的飯很難吃而吃驚，為澡堂的洗澡費很貴而吃驚，為課業的繁重而吃驚。不過，現在這一切，我都習以為常了。」（第一季第一集 02：06-02：41）

作為開場，獨白交代自己住的宿舍環境，同時也交代自己是東京人身分來到鄉下的美術大學，目前是大二的學生，為這部作品訂好舞台。至於在這段獨白，搭配的是宿舍的畫面，鏡頭從宿舍外慢慢移動到宿舍內的一個一個的場

景，從語句上看不出流動感，但畫面的配置與由外而內的移動，補足內心的流動感。

動畫畫面	說明
	<p>02：08 畫面 獨白：六疊，無浴室，到大學步行需十分鐘</p>
	<p>02：17 畫面 獨白：牆壁很薄，隔音很差</p>
	<p>02：33 畫面 獨白：為自己做的飯很難吃而吃驚</p>
	<p>02：40 畫面（竹本寢室外） 獨白：不過，現在這一切，我都習以為常了</p>

表一 竹本開場獨白由外而內視覺流動感

「父親因病去世時，我還在上小學。父親體質虛弱，個子很高、身材偏



瘦、手很大，而且，是笑得很溫柔的人。彌留之際，在醫院，父親大而瘦的手，用難以置信的力度，握住了我的手。那隻手的溫暖和力度，我怎麼忘也忘不了，我必須幫助媽媽，兩個人一定要幸福。我必須認真學習，在當地就業賺錢，總有一天要買下供兩人生活的房子。然後，在高二要結束之時，媽媽帶回來的人和父親類型完全不同，我握著那隻像岩石一樣粗糙的手，不覺這樣想著：啊...媽媽這次選了強壯的人呢！聽他這麼說，我頭一次發現自己的內心空空如也。至今為止，我必須照顧媽媽這句話使我忽略了很多東西，突然給我自由說你可以走自己的路了，使我如今不得不面對一事無成的自己。儘管我連自己有何長處都不知道，但我想我是喜歡用手製作東西的。僅憑如此，我離開了家。」（第一季第五集 03：02-04：59）

此段是竹本在返回家鄉時的獨白，返回家鄉時回想到過往父親還在的时光，將自己的身家背景交代更為詳細，對於父親的死亡，在母親身上竹本用盡力氣，將人生的意義寄託在母親身上，然而當人生的意義（母親）被硬生生地抽走，竹本發現自己只是一個空殼，面對自己這件事也成為被動狀態，畫面的呈現也以黑色背景，獨有人物的輪廓，輪廓裡是竹本走過的風景，就像是被掏空後無論什麼都能被放進，自己宛如形成一個容器，顯現竹本對自己的不確定與迷茫。

比起開頭竹本的獨白，這裡在用字上多使用了口語化的詞，像是啊、呢，有點叨叨絮絮的語氣，很貼近生活。此外，從「媽媽這次選了強壯的人呢！」後街的卻是「聽他這麼說，我頭一次發現自己的……」此處為思緒上的雜亂、跳躍，也顯現出竹本突然失去人生意義，獲得自由這件事讓他感到震驚，思緒變得跳躍、無法銜接。

動畫畫面	說明
------	----

	<p>04：31 畫面 獨白：聽他這麼說，我頭一次發現自己的內心空空如也。</p>
	<p>04：43 畫面 獨白：使我如今不得不面對一事無成的自己。</p>
	<p>04：52 畫面 獨白：儘管我連自己有何長處都不知道，但我想我是喜歡用手製作東西的。</p>
	<p>04：59 畫面 獨白：僅憑如此，我離開了家。</p> <p>雖然處於迷茫，但至少下了決定，因此畫面從人物輪廓變回人物實體</p>

表二 黑底人物輪廓的畫面帶出人物內心的空洞與不確定

「對了，那時，阿久雖然一直看起來都挺有精神的，但他沾滿汙泥的手，在微微顫抖著。對阿久來說，花本老師是多麼重要的人啊！說起來，阿久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都一直和老師在一起，來東京之後，第一次真正剩下自己一個人，今晚是頭一回呢！頭一回一個人過夜，我那時又怎麼樣呢？想起來

了！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於是……森田學長他們為我開了歡迎派對，於是我……

可是，現在阿久身邊誰都不在……，誰也不在……」（第一季第八集 17：17-18：18）

花本老師前往蒙古考察後，只剩阿久一個人留在家，這段獨白感覺的出竹本多麼在意阿久，多次的刪節號，顯現出竹本焦慮的心情。此外，從一開始的「那時」表示過去時間，「今晚」則表示現在，然而「我那時」又回到自己過往的記憶，最後「現在阿久」又回到當下的時間點，此段獨白的時間錯綜複雜，屬於直接內心獨白的特色，在意識的流動上較雜亂跳躍，因此從竹本提到的各個時間點得知他心裡的思緒雜亂，其原因即是出自對阿久的擔心。在各個時間點的畫面也各有特色得以分出所指涉的時間的不同：

動畫畫面	說明
	17：26 畫面 獨白：對阿久來說，花本老師是多麼重要的人啊！  第一個「那時」的過去時間畫面使用較夢幻顏色及物品（泡泡）
	17：40 畫面 獨白：來東京之後，第一次真正剩下自己一個人，今晚是第一回呢！  「今晚」的當下時間畫面單純、普通，以竹本看著窗外月亮來做這段思緒的流動。

	<p>17:54 畫面</p> <p>獨白：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於是……</p> <p>「我那時」的第二個過去時間畫面利用類似泛黃的相片，有白色邊框，顏色基調為土黃色。</p>
	<p>18:18 畫面</p> <p>獨白：誰也不在……</p> <p>第二個現在的時間點，回到普通的畫面，快闔起門表示竹本出門要前往阿久住處，以畫面推動劇情。</p>

表三 不同時間點的畫面呈現

從竹本一次又一次大量的內心獨白片段，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竹本內心因為外在的人事物而有不同的想法。在結尾竹本突然就騎起腳踏車，毫無目的的騎著，在「無意識」下開啟一段尋找自我之旅，從而找到自我與人生的方向。內心獨白不只是表面上手法的呈現，也是代表一個人內心轉折與成長。

## 二、滾動的腳踏車輪——自由聯想

意識流敘事手法的形成，佛洛伊德的影響也是不容小覷。佛洛伊德曾在精神分析中提到「自由聯想」，是人因外在因素產生聯想，可能因聽到第一種事務而不斷的聯想下去，或是人受到一個字詞的刺激，只對腦中浮現的第一個詞做反應。因此自由聯想的手法可說是內心獨白的延伸，不斷轉換意識。

在動畫中反覆出現一個滾動的腳踏車輪，這個腳踏車輪自由聯想在動畫開頭就開始有了鋪陳。竹本開頭就有這麼一段內心獨白：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騎著那輛無論走到哪裡都陪伴著我的藍色腳踏車，有時，突然想到，如果一次也不回頭，我能走到哪裡呢？那個時候，我想嘗試的究竟是什麼呢？」（第一季第一集 00:00-00:29）



圖一 為第一集 00：29 畫面

在第一集 00：29 出現的腳踏車輪在竹本的獨白中做為開端，隨後許多片段與對話，畫面會拉至竹本臉部特寫，下一個畫面接的就是圖一滾動的腳踏車輪，下列我所整理的表格即是腳踏車輪出現的時間點，也是干擾竹本思緒的時間點。

出現集數、時間	對應劇情
第一集 18：37	銜接在森田不知為何突然跑出去後，回來時要阿久拿著大葉子幫他拍照
第二集 03：57	出現在花本老師對竹本說阿久擁有強大才華，受到許多人的賞識與欣羨
第二集 14：00	森田看到涼鞋想到阿久的願望清單隨後接的是腳踏車輪
第二集 20：43	看到森田送阿久涼鞋後背森田回家，說「咦？為什麼我覺得有點……疼……」在說這句話時出現
第九集 09：11	看到森田匿名送阿久親做的小鳥徽章，內心猶豫是否要告訴阿久真相，在猶豫的過程中跑起來並出現腳踏車輪
第十七集 15：12	竹本因胃潰瘍住院，身體沉重浮現車輪聲（這時他還沒意識到是什麼聲音），隨後聯想到父親騎腳踏車帶他去醫院，再聯想到父親去世畫面（此段本身即為自由聯想）
第二十集 10：56	竹本騎腳踏車，這裡台詞為竹本開頭的內心獨白

表四 腳踏車輪出現整理

從上述整理可知腳踏車輪出現的時間點在前半部大多都與阿久有關，尤其當竹本看到森田與阿久之間的互動，便會自動聯想到腳踏車輪，在竹本說：

「咦？為什麼我覺得有點……疼……」雖然竹本自己還未意識到對森田的嫉妒與吃醋，但從這句話和以上腳踏車輪出現的劇情銜接，可以得知腳踏車輪作為自由聯想的對象，它所代表的第一個意象即是竹本內心對阿久的愛情，而轉動也象徵竹本內心對愛情的開啟。

這裡自由聯想的腳踏車輪我們很難不去跟竹本最一開始的反覆出現的那段獨白做聯想，以及竹本最後在無意識下的騎車出走，腳踏車輪的聯想可視為他因成長內心所產生的迷茫但來是要前進（滾動）的象徵。

腳踏車輪的滾動除了代表竹本前進的象徵外，滾動同時也代表他思緒的流動性，因此在這才要特別強調是「滾動」的腳踏車輪。

## 肆、畫面與意識流的交互關係

學者任朝華曾經提出意識流應用到電影裡的想法：「將意識流引入小說中後，故事隨著人的意識流動，通過視角的頻繁轉換（有時表現為時序顛倒）、內心獨白、自由聯想、夢境與幻覺、象徵等手法組織起來。視角的頻繁轉換（有時表現為時序顛倒），內心獨白、自由聯想、夢境與幻覺、象徵等手法。電影作品相應採用鏡頭的轉換、閃回，獨白、夢境、幻覺、象徵等手法表現主人公的意識流動狀態。」<sup>1</sup>由此可知影視中最常用到「內心獨白」、「自由聯想」和「蒙太奇」的手法表現意識流。

影視作品本身即為大眾導向，為了讓觀眾容易了解，因此在內心獨白方面比起小說思緒的跳躍性並不會太雜亂。而且多了畫面的輔助，就算時空跳躍也可以利用畫面彩度、顏色等一些後製來呈現時空的不同，以此讓觀眾得以了解人物在談論哪個時空的事情。比起小說只能用文字呈現人物內心的流動感，影視在鏡頭的移動下，也能呈現人物思緒的移轉和流動。

但影視中的意識流因字幕是一列一列的打上去，並沒有標點符號（以上引文的標點符號皆依照漫畫標上），頂多有驚嘆號和問號，因此在文字上失去小說能利用標點符號展現人類思緒一氣呵成的流暢感，情緒也都以人物語氣表現，文字的功能被大大的削弱。

## 伍、結論

此篇利用分析日本動畫《蜂蜜幸運草》的意識流手法從而比較影視在意識

---

<sup>1</sup> 任朝華：〈電影與小說中意識流表現手法的對比研究〉，《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7）38—40

流的呈現與小說有何不同，但根據結果其實並無太大的差異，反而因為影視有畫面，輔助意識流的呈現。

許多人看到意識流三個字會認為是屬於文學上的應用，認為離意識流距離非常遙遠。然而電影、動畫等大眾接觸較多的影視產業，在其中也放入意識流手法，只是我們因為影視的節奏快速，無法當下思考，而影視作品也經常只看一次，因此無法意識到其中的意識流，意識流手法其實一直在我們的周圍。

## 陸、參考資料

洪敏秀、陳正芳：《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台北：文建會，2010），頁 26－82

陳俊皓（2016），〈意識流之表現手法研究-以《Town Life》動畫創作為例〉，國立臺南大學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任朝華：〈電影與小說中意識流表現手法的對比研究〉，《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7）頁 38－40

羽海野千花。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BD%E6%B5%B7%E9%87%8E%E5%8D%83%E8%8A%B1>

蜂蜜幸運草。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C%82%E8%9C%9C%E8%88%87%E5%9B%9B%E8%91%89%E8%8D%89>

如何評價日本漫畫家羽海野千花？知乎網。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057112>

# 淺論言叔夏散文《白馬走過天亮》中的房間意象



# 壹、前言

言叔夏獲得多個文學獎之後，逐漸成為新生代最受矚目作家之一，他的文字極為精簡，「不刻意雕琢華麗的詞藻，而是運用最儉省之字，只消幾筆，卻能勾勒出奇異的畫面」<sup>1</sup>，尤其是他的散文，被認為是詩化的散文，挑戰大家對於散文的想像。其中，在他唯一的著作——《白馬走過天亮》散文集一書裡，不難看到她經常描寫自己的房間，並且擁有強烈的慾望想回到自己的房間，而生命歷程的不同，所居住的房間與環境也不同。

例如〈閣樓上的瘋女人〉中描繪的是言叔夏小時候和妹妹一起住的房間、〈馬緯度無風帶〉寫的是他研究所時期在地下室潮濕的房間、〈袋蟲〉則是完整的寫出和房間的戀情及那突然出現在房間、同樣戀著房間的衣蛾。每篇散文或多或少提到了房間，而因求學關係，每個階段的房間又不同，這種空間的建構成了她散文裡的特殊之處，因此將列出言叔夏筆下「房間」的特色，從而進行論述其隱含的意象。

## 貳、房間意象

### 一、陰暗潮濕的空間

言叔夏筆下許多房間都被他營造成陰暗潮濕的空間，甚至在他研究所期間所住的房間地點也是在地下室，如他在〈馬緯度無風帶〉所說的「我的地下室房間，整排，低潮公寓。<sup>2</sup>」這種空間黑暗且潮濕，再加上言叔夏「晝伏夜出且不喜光線，房間裡只有一盞極小的昏黃燈光。<sup>3</sup>」他的好友也形容他住過的房間都成為洞穴。

這種陰暗潮濕的空間不只出現在他的房間，在描寫母親的房間也是如此，他寫道「想起那個白日裡陰暗的房間，簡直像是凝聚了所有正午的黑暗般地，懸掛在指針抵達十二以前的刻度上。<sup>4</sup>」

無論是母親陰暗的房間，抑或是言叔夏自身營造的潮濕的房間，這都顯示出他們內在的世界，而那世界也是陰暗潮濕的所在。這些內心的陰暗可從其他

---

<sup>1</sup> 收錄於言叔夏《白馬走過天亮》郝譽翔推薦序

<sup>2</sup> 言叔夏，〈馬緯度無風帶〉，《白馬走過天亮》(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頁 136

<sup>3</sup> 言叔夏，〈月亮一宮人〉，《白馬走過天亮》(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頁 74

<sup>4</sup> 言叔夏，〈閣樓上的瘋女人〉，《白馬走過天亮》(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頁 64

篇文章看出主要來自於家庭的破碎與自我存在的懷疑。父親欠債後離家，卻突然出現在妹妹婚禮（他欠了很多錢但有時會回來睡在他房間<sup>5</sup>）、母親精神逐漸出現異狀（吃很多安眠藥，有時睡得像是死了<sup>6</sup>）、妹妹未婚懷孕頻頻向他求助（大學時代快結束的某一天，妹妹在電話裡哭著說姐姐我有小孩了<sup>7</sup>）、父親的兄弟劉坤在療養院，像馬戲團動物般被豢養著，瘋的聽不懂人話也說不出話（又坐火車去了療養院，因為太久沒有去我覺得他會很寂寞<sup>8</sup>）、母親經常說他是抱回來的（你長得一點都不像我生的，像是後面眷村抱回來的外省囡子<sup>9</sup>）。

失蹤，欠債，瘋癲，死亡，炸毀……這並非鄉土劇，而是人生中暴力與怪異的暗影<sup>10</sup>。母親那白日陰暗的房間來自於內心的投射，再往深處探究，那幽暗的內心則是因為丈夫的欠債與拋棄；而言叔夏那黑暗的房間也完整形塑出他的內心與個人，因為自幼父親離席、母親精神上的遺棄（克莉斯蒂娃說母親我是你的嘔吐物。你生下了我就吐出了我。是遺棄的動作？被嘔吐的感覺？還是恨的其實是那只生我的子宮？<sup>11</sup>）、承擔著妹妹的脆弱與父親兄弟的精神，為此他也說她恨著母親，雖然不知道原因，但那的確是恨，同時也對自身感到質疑，母親對他產生虧欠，也嚴厲告誡他人類的灰暗，讓他對自我的生存感到不明白，自己的生存價值究竟是什麼。他也曾經說道：「關於我十八歲離家前的這個房間，幾乎沒有什麼快樂的回憶。發舊的壁紙，漏水的天花板，還有那燠熱的南方夏夜，熱帶的午後雷陣雨<sup>12</sup>」小時候和妹妹一起住的房間，依然是潮濕悶熱，而他也直接說了小時候的回憶並不快樂。他將這些黑暗藏在內心，再透過文字塑造出一間間黑暗的房間，這些房間成了他內心世界的投射對象。

## 二、獨自一人的空間

房間是個人最放鬆的空間，因此房間應該是屬於個人的空間，而言叔夏也嚮往著「只有」自己的房間，他將房間這個私密的空間當成親人、戀人，在〈袋蟲〉的開頭他即寫「我很喜歡房間<sup>13</sup>」，因為房間沒有抱怨，完整的包容著不完整的他，因此他認為房間也戀著他，寫下「房間喜歡著我，而我也癡狂地

---

5 言叔夏，〈辯術之城〉，《白馬走過天亮》（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頁 121

6 同註 5，頁 120

7 言叔夏，〈憂鬱貝蒂〉，《白馬走過天亮》（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頁 130

8 同註 5，頁 115

9 同註 4，頁 67

10 黃健富：〈語言的邊境——讀言叔夏〈辯術之城〉〉，《新地文學》第 28 期（2014.06），頁 117

11 言叔夏，〈月亮一宮人〉，《白馬走過天亮》（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頁 69

12 讀書人，網址：<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49/2867228>

李欣倫、言叔夏，〈【文學相對論】李欣倫 VS.言叔夏（四之二）房間〉

13 言叔夏，〈袋蟲〉，《白馬走過天亮》（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頁 27

喜歡著他，在這漩渦般的戀情裡，容不下第三者。<sup>14</sup>」但「只有」與「第三者」的條件嚴苛無比，整個空間只能有自己的存在，包括蟲子在內，都是無法被接納的存在，因此他在房間發現衣蛾這種生物時想著「在與我戀人般相戀的房間裡，還有別人存在，這件事讓我很不安<sup>15</sup>」將房間喻為戀人後，任何的生物都會被稱為「第三者」。他不將房間視為「所有物」，而是視為戀人，以平等的姿態來觀望與房間的關係。

就如戀人關係般，他希望與房間之間毫無空隙，只有自己，與房間對望，中間莫再夾雜其他人事物。言叔夏很喜歡抱著膝蹲坐在地板上，他喜愛於被房間緊緊包圍的感覺，然而與房間之間的空隙永遠也填不滿，這顯現出他的「空虛與孤寂感」。

「房間常與憂鬱有關。那畢竟是一個失去了客體的世界。所有的對象物，都只能是自我。它往往喪失了哀悼的功能，無法轉化那些每日剝蝕的喪失。<sup>16</sup>」言叔夏如是說。身處於房間這種私密空間，只能面對自我，面對內心那些晦澀處，再自我消化，排出。因此內心的渴望（和房間不再有空隙）無法達成從而顯現言叔夏的「空虛」，在一人的空間裡無人能理解，也顯現出她的「孤寂感」。一人的房間、黑暗的房間、無聲的房間，這也是許多讀者在閱讀言叔夏的散文時，會感覺到巨大的孤獨感深深壓住自己。

### 三、擁有窗口的空間

言叔夏雖然在每篇散文中都會提到房間，但實際上，他對於自己的房間並沒有太深刻的著墨與細寫。「早期習作裡的房間，尚有清晰輪廓，但在書寫的延展裡，它慢慢沉入一片漆黑，恆常只有沉默，以及不知來處、惘惘威脅的窸窣細響……」<sup>17</sup>

高雄、花蓮、台北、台中。言叔夏因為求學的關係，在各城市間漂流，每個房間的樣貌雖不一樣，卻又有相同特點。一樣的黑暗、潮濕，在擺設上依然是簡單的書桌、衣櫃、床、窗。雖然每個房間都有「窗」，卻因為「窗外風景的不同」，定義出不同房間的差異性，成了他作品中特別的空間感，例如：河流、一雙雙的鞋與腳、鐵道等。

窩在房間裡是言叔夏的喜好，「窗」成了他與外界接觸的重要媒介，因此他

---

<sup>14</sup> 同註 13，頁 31

<sup>15</sup> 同註 13，頁 34

<sup>16</sup> 同註 12

<sup>17</sup> BIOS Monthly，網址：[http://www.biosmonthly.com/columnist\\_topic/7604](http://www.biosmonthly.com/columnist_topic/7604)

陳平浩，〈流動的窗口——言叔夏的負面書寫與負片風景（上）〉

也夢想能將房間帶著走，像衣蛾般，他形容若把房間帶著走，那定會是像個電話亭般的設施，四面隱形玻璃所造成的箱子，需要交談便拿起話筒，和外界溝通。言叔夏將自身關在房間裡，嚮往房間能與他一同移動，移動時的房間四面都是「窗」，都能看見外頭的世界。第二點曾寫到他的童年並不快樂，身處在破碎的家庭，前往花蓮讀書是為了「逃跑」，隨後又逃往台北、台中，「窗外風景的變動」顯現出他不斷在城市間流轉，並沒有穩定的「根」，而他輾轉在這些城市間生活，也是為了找到一間與自己毫無間隙的房間，找到一座能完整包住自己的城市，從而找到自身的「安全感」。

## 參、結論

言叔夏在《白馬走過天亮》裡描寫了自己的生長經驗，包括了自我生存的懷疑與家庭的不完整，他將自身定位在遠處，遠遠看著過去的自己，描寫出漂流於不同城市中所居住的房間。這些房間陰暗、潮濕，擺設簡單，從而顯現出他灰暗的內心世界——孤獨、空虛、不安全感。因此他透過窗與外界連結，在一座又一座的城市流轉中，尋找一個能完整包容他的所在。

房間成了言叔夏情感寄託的一個場所，同時房間也是言叔夏寫作的地方，他便在房間裡找尋以前小時那失落的自我，找尋自我生存的價值，集成出版《白馬走過天亮》，進而對抗心中的陰暗，將不完全的過去全部丟棄。

## 肆、參考資料

### 一、言叔夏著作

言叔夏：《白馬走過天亮》(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 年)。

### 二、期刊論文

- 1.郝敬波：〈空間在場與個體建構的寫作——評臺灣作家言叔夏散文集《白馬走過天亮》〉，《當代文學評論》第2期(2016.03)，頁158-162。
- 2.沈方序：〈不願對答的謎題——讀言叔夏《白馬走過天亮》〉，《名作欣賞》第31期(2016.11)，頁82-85
- 3.黃健富：〈語言的邊境——讀言叔夏〈辯術之城〉〉，《新地文學》第28期(2014.06)，頁114-123

### 三、網路資料

- 1.自由時報副刊，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691064>

黃文鉅，〈【書與人】哀愁的薄翳－言叔夏談新作《白馬走過天亮》〉  
(2018 年 5 月 1 日筆者讀取)

2.BIOS Monthly，網址：

[http://www.biosmonthly.com/columnist\\_topic/7604](http://www.biosmonthly.com/columnist_topic/7604)

陳平浩，〈流動的窗口——言叔夏的負面書寫與負片風景（上）〉(2018 年  
5 月 1 日筆者讀取)

3.讀.書.人，網址：

<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49/2867228>

李欣倫、言叔夏，〈【文學相對論】李欣倫 VS.言叔夏（四之二）房間〉  
(2018 年 5 月 1 日筆者讀取)

〈後來〉

後來沒有愛人，我成為最自私的那種  
傷口沒有開花  
淌流成河，血紅色  
浸溼白色帆布鞋

等待日子帶我前往遠方  
我會飄逸如雪  
捧著一束花  
種在你的沙丘

奔跑吧！到時間最末  
我要偷走以前的詩  
字已泛黃腐爛惡臭生出乳白蠕動蛆  
吞食  
回到它原本的家

〈黑〉

他往黑裡跌去  
找一個虛幻  
被遺棄在書裡的  
河道，沒有河

那黑狗從遠處踏來  
在有他味道的地方安下  
我帶著影子  
齊守行囊於未知

夢裡有女子長髮烏黑  
匆匆自黑裡來  
沒有面容是黑色大衣  
無人知曉她如何過渡夜

我在光的縫隙  
活成黑洞  
女子看著我  
我望向他

〈失眠與轉圈〉

在夜裡匍匐  
與蠅共舞

在夜裡窺視  
呼出與吸入的氧氣

在夜裡打撈  
位在夢境彼端  
你的屍塊

你一轉身  
就看見我了  
存在於昨日的幻覺



## 〈回望〉

雨勢漸漸大了起來，天氣預報的信用額度已用罄，我沒有帶傘，彷彿被宣判了徒刑。斗大雨滴，大雨將世界切成碎片，雨和世界同時落下，打在身上的痛覺，以為身體開出一個洞，逐漸的，逐漸延展的痛，最後消散。

大學的地圖跟人類一樣，都是善於欺騙的那類。去過北藝大的朋友一回來說說那裡的校園地圖看起來很大，實際上只要走個十幾分鐘就能走完校園；而我所在的東華，那校園地圖定能榮登大說謊家寶座，地圖上整座校園看起來小巧精緻，耗費一小時的汗水奔流成河，還無法走完整座學校，學校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是種森林的存在。

或許是雨的關係，偌大的校園投射出我夢裡的迷宮，謎樣且虛幻，好似隔著玻璃帷幕看展品，所有的事物變的虛假。下了課，我被雨困在人社院裡，貌似是星期五下午，我和室友被關在人社院的食堂裡。食堂裡的人大多吃完餐後就匆匆離開，繼續著他們忙碌的生活，這些人似乎並不在意雨勢，也或許他們都帶著雨具，能夠乾淨舒爽地回到該回去的地方。

我坐在一個靠窗的位置，右手撐著頭，想和室友聊天，發現話題少的可憐，嘴巴吐出的都是乾啞的事物。室友也是屬於現代文明人，雙手拿著最新型的智慧型手機瀏覽各個社群網站，和四散的朋友聯繫，累了則打幾場遊戲。我面無表情地觀察這群人類，彷彿來到了動物園。馬。犀牛。鹿。全是一些溫馴的動物，如果我成為鳥是不是可以加入他們，他們前往、駐足、返回，一一離開食堂，留下我和室友兩人，我嘗試成為鳥，成為動物，這樣就能移動。

我應是擅長遷徙的動物，為何我離不開。

後來我睡著了。趴在桌上睡得很沉，以為過了好幾個小時，詢問室友才知道我以為的好幾個小時其實只是三十分鐘，我以為的實際上都是錯誤的，就像我以為我已經是鳥可以成為他人一樣。醒來後雨仍沒有變小的趨勢，我回歸人類的身分，開啟社群網站向外界求救，盼望能出現童話裡的白馬王子，騎著白馬，將我拯救出這個食堂。或者是像皮耶·考特的《暴風雨》一樣，有人脫下他的衣服為我擋雨，和我在雨中奔跑。

最後出現的是另一個高高瘦瘦的帥氣室友，他帶著雨傘和雨衣出現，他不是王子，但他向我走來時我依然叫他王子，只是我是個手腳並不靈活的人，單手騎車撐傘這種特技我學不會，再望著室友帶來的輕便雨衣，那團雨衣淋的比什麼都慘，只好硬著頭皮，淋雨騎車回到遙遠的宿舍。

我的腳踏車是剛開學在後門買的二手車，白色的變速腳踏車，我喚他「小白」。原本看上它嬌小輕便的體型，誰知道在朋友眼中，我的腳踏車成了「練體力」的象徵就連變速器都壞了，室友踩踏板一圈，而我必須踩三圈才能和室友保持同樣的速度，也不知道多少次看小折和迷你折輕鬆地超越我這台腳踏車，別人騎腳踏車都是爽朗青春少年少女，頭髮飄逸，和朋友有說有笑地騎著腳踏車；我騎車則滿臉狼狽，頭髮被風吹的披頭散髮，拼命地踩著踏板，滿身大汗哪來的體力和朋友說笑。

大雨滂沱下，那王子室友撐著傘，他的身影在我前頭奔馳，我在後頭奮力踩著踏板，腿卻漸漸無力，任由雨在身上開洞，我想這樣大概會變成蕈狀岩吧！佈滿孔洞的。室友繼續往前，轉個彎就看不見那身影了，跟魔術師的白鴿相同，是一種瞬間出現與消失的存在。

白鴿。那是我嚮往成為的鳥。

我像是被母親遺忘的孩子，失去了某些事物，然而我不知道那些事物的學名是甚麼，只是用力踩著踏板想追回室友。原先的近視眼多了睫毛抵擋不住的雨水，世界變得模糊。就跟盲眼人士一樣，視覺功能減弱後，其他感官會變得敏銳，以補足失去視覺的缺憾，我的聽覺在瞬間放到最大，感覺後面有車，有許多的腳踏車在我後面駛著。我想像他們跟我一樣，都忘了帶雨具，毫無辦法下硬著頭皮騎車回宿舍，頭髮被淋的緊貼臉部、後背、後頸。

然而我回頭一望，只有無盡的路樹和地平線。雨打得太透了，左胸口開出了洞，這段回宿舍的路怎麼踩也踩不完，不禁冒出一句：「學校太大了。」一隻鴿子飛過我頭頂，找不到遮蔽處停駐。

## 〈我的情人和你的貓〉

赫然想起你之前說的，關於你家小貓去世的事。你說在你回家時小貓已經不再呼吸了，小貓四個月，橘色的毛才剛長齊，對世界上的事情還充斥著好奇，牠會在你上廁所時衝進去，在凌晨時跳上床踩著你的肚子將你從夢裡喚回，你因現實壓力獨自在夜裡哭泣時，牠帶著愛走入你的悲傷，溫暖你軀體。你想著和牠一起生活的那些時光，心底感到一陣愧疚，你想成為牠的陪伴者，直到最後才發現是牠一直陪伴著你。你開始彌補。拿著毯子，抱著枕頭再拖著身子，窩進牠的身旁，彷彿這麼做可以銷毀以往沒有認真對待牠的時光。「還是很柔軟呢！」你感嘆著，細細撫摸牠還擁有微微光澤的毛，不久前還是精力充沛的貓，因為疏失，生了一場病後便被風帶走了，生命很脆弱，像一道光，美麗而短暫，你不禁想著，眼淚慢慢從眼眶流出，濕了毯子，濕了貓毛。

當時我不懂，不理解很多事，包括你之後陷入的那場憂鬱，甚至那為期不短的假。

我的情人在前陣子向世界道別了，我穿了黑色套裝，七個日子過得飛快，摺紙蓮花、守喪等等，事情煙塵般襲來，心裡像靜止的水，安靜無波痕，逐漸忘記失去是什麼感覺，一滴淚都沒流下，腦海卻一直浮現她那雙似玻璃糖的眼睛，晶瑩中我住在那兒——一個幸福的居所，但我仍然做著該做的事，沉默不語。

處理完有關情人的事，我再度回歸以往的軌道，社交、玩社團、追劇、上課諸如此類的大眾認為一個活潑的大學生應該做的事情。

走進課堂，任何事也不想。對於上課這件事，我已經不抱有任何想從這堂課獲取什麼的偉大夢想了，只待它像個責任般去完成，前面的男老師頂著烏窩頭，隨興穿著 POLO 衫和短褲，露出濃密的腿毛，在台上口沫橫飛地說自己在國外和金髮女人的約會，四周的人個個專注地聽著，大概是想著該如何調侃老師吧！如此膚淺的課堂上將心神放逐至無邊無際的海、蒼穹，或是草原或許還能獲得更多滿足，這樣想著的我順著黑板往天花板一瞥，冷氣出口和投影布幕形成了一張臉，不自覺盯著直瞧，像是黑洞吸引著我。

我想起了情人的眼睛。我想念她。

對此，我突然意識到這是她離開我後第一次想念她，許許多多我們一起相處的畫面顯現在我面前，眼眶不由自主的濕潤起來，這是第一次的哭泣，胸口像是有東西堵著無法呼吸，身體不自覺顫抖著，原來不是失了感覺，而是不願

面對。生命真的太輕、太輕了，不吭一聲拎走了她，抹滅一個重要的存在，銷毀我的賴以生存的居所。

我開始理解你了。那種撕扯自身的痛覺。

情人現在住在某棵樹下，而你的貓住在你家後院的小土堆裡，風鈴搖動，我彷彿看見情人在和你的貓玩耍。

還有你。